

目 录

汉·衡 毅	梁茂宏 (1)
唐·姜公辅	李体团 (6)
唐·刘 蕡	刘镜如 (10)
唐·庞 勋	王 成 (21)
五代·梁 嵩	周岳佑 (27)
五代·吴怀恩	若 谷 (32)
宋·王世则及其籍贯	周岳佑 (38)
宋·柳 开	蒋钦挥 (43)
宋·高 登	蓝 阳 (50)
宋·孙 覿	刘荫沄 (58)
明·黄环与黄秋槐	杨武桓 (62)
明·王守仁在广西	高言弘 (66)
明·田汝成和《炎徼纪闻》	蓝 阳 (74)
清·刘定迢	覃高积 (88)
清·李彦章	周天仕 (96)

-
- 清·黄体正 陆仰渊 (103)
- 清·黄玉昆 饶任坤 (110)
- 清·陈坤书 黄成授 (114)
- 清·陆顺德 卢 围 (121)
- 清·张高友 李树仁 (131)
- 清·王作新 王大作 凌崇征 (135)
- 清·刘坤一 黄振南 (140)
- 清·冯子材 李 智 (154)
- 附冯子材儿子 刘陶尧 (163)
- 清·钟德祥 刘映华 (165)
- 清·秦 焕 陈 剑 (177)
- 清·覃修纲 黄哲克 (182)
- 清·李幼卿 吴忠才 (186)
- 清·刘永福 梁盛材 (190)
- 清·马盛治 陆君田 (199)
- 清·陈景华 周建德 (205)
-

衡 毅

梁 茂 宏

封建时代，梧州的忠孝祠中列祀有汉末的衡毅。衡毅，是三国鼎立正在形成时，出现于岭南的一条硬汉子。本来，三国魏、蜀、吴无不以争夺人才为先，因而人才辈涌，群英云集，演出了一幕幕有色有声的史剧。但是，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亦有当大乱之时因事主不当而身败名灭者。勇士衡毅，就是这样的人。

衡毅的事迹正史无载，只见于晋代王范撰的《交广春秋》，此书早已失传，幸北魏酈道元撰《水经注》时加以引用，其事迹方得流传至今。宋朝李昉辑《太平御览》时，也引用了已失的《南越志》，但记载衡毅的事迹非常简单。《广西通志》嘉庆本及《广东通志》道光本所载，皆本诸酈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注》引《交广春秋》：衡毅，汉末苍梧郡广信县（治所在今梧州）人，少负勇略，与同郡钱博均为交趾刺史部州郡兵将领。①据史籍载，汉代自景帝后设郡国兵，称突骑、奔命、积射，郡有郡尉，后改都尉，又称都督，典兵禁，备盗贼。如元和三年（86年），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王朝遣侍御史任逢督州郡兵讨之。②衡毅与钱博，都是汉献帝时交州都督区景的部将。

区景，原是建安初年交州牧张津的都督，掌握当时岭南地区的兵权。此人勇猛轻悍，而谋略不足。汉末黄巾农民大起义时，全国十三州，有十二州的刺史于中平五年（188年）

改为州牧，唯独交趾仍称刺史。③州牧犹如古时的方伯，权力甚大，无不雄据一方，豢养兵马，招贤纳士。交趾虽未改州牧，但汉献帝初年的刺史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朱符，也欲称雄，以乡人虞褒、刘彦为长史，强赋于民，侵虐百姓。以至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朱符只得遁逃入海，流离丧亡。④朱符死后，汉献帝以张津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一说是二年），张津与交趾太守士燮，表请改刺史为州牧，使与其它十二州同。处于离乱中的汉献帝只好同意，并任张津为交州牧，使持节，郡给鼓吹，加以九锡、六佾之舞。⑤自此，交州除了士燮的宗兵，还广罗兵马，以区景为都督，以备北边的荆州牧刘表。

荆州牧刘表，本事不大而野心不小。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相拒，刘表乘机攻夺长沙、零陵、桂阳。于是，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向汉帝供职贡，进而染指交州。⑥面对强敌刘表的骚扰，张津只得遣区景应战。张津，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昔在京师曾志匡王室，碰壁后出任交州，心灰意冷，佞事鬼神，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说是可以“助化”。本来岁岁兴军，诸将早就厌患，加上张津所为，十分荒诞，威武不足，更陵侮之。在此情况下，区景那肯替他卖力？！遂与衡毅等商议，把他杀了。⑦

张津既死，刘表遂僭派赖恭代为州牧。适值苍梧太守史璜病死，刘表同时遣吴巨为苍梧太守。汉献帝闻讯，即赐交趾太守士燮玺书，委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岭南七郡，仍领交趾太守。⑧士燮忠于汉室，不忘职贡，而赖恭与吴巨却两虎相斗。赖恭，零陵人，为人仁厚谨慎，但不晓时事，有点迂腐。吴巨，长沙人，一介武夫，勇猛轻悍，野心勃勃，昔日在荆州时就与刘备相好，到任后与武将区景一拍即合，并骗得部将衡毅、钱博的信任。吴巨怎服赖恭？自然

老闹磨擦。⑨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死后其子投降曹操，刘备败当阳奔夏口，派诸葛亮东结孙权大败曹操于赤壁，接着夺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诸郡。这时，吴巨更有恃无恐，总想投靠刘备。孙权怕刘备同吴巨勾结，再夺岭南七郡，即于建安十五年（210年）以新任的鄱阳太守步骖为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略取岭南。但刘备并不与孙权争夺岭南，却按诸葛亮的隆中决策进据益州（今四川）。⑩

步骖的兵马到了零陵，遭到交州兵马的阻挡。建安十六年（209年），赖恭自广信合兵出小零陵，并憩于小零陵以迎步骖。⑪小零陵，在今全州湘水之南五十里故越王城，即《水经注》中讲的越城峤。⑫吴巨投靠刘备的计划破灭后，只好改变主意先迎步骖，再伺机把步骖吃掉。正当赖恭出小零陵的时候，吴巨率五千兵马直奔零陵，把赖恭赶走。接着，于零陵迎步骖过岭。

步骖平素细心忍耐，明知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但自己兵少将寡，只好降意怀柔，先使人谕巨，率军过岭。过岭后得悉都督区景，比吴巨更难对付，其勇略不下于吴巨，且有衡毅、钱博为助，步骖决心先除吴巨、区景。欲除吴巨、区景，只宜计取。步骖阴使人请吴巨、区景于州厅相见，说相议要事。开初，二人尚迟疑，后步骖派人屡请，始一起来到州厅。岂知刚步入厅堂，早埋伏好的刀斧手，当即把他俩斩于中庭，然后枭首示众。步骖进岭后这一下马威，果然把不少人镇住了。⑬

衡毅、钱博闻说吴巨、区景被杀，怒火万丈，说：“步骖此来，本非汉命，竟敢这等嚣张，不如同他拼了以保南土。”遂商议合兵马战船，严守高要峡。⑭高要峡在高要县

(今肇庆)东,又名羚羊峡,乃西江险要咽喉。山高百丈,江广一里,华翠之树,四时葱郁,峡有九头顶、阿婆顶、钓鱼台,水最湍急。⑮

步骖杀吴巨、区景后,即于零陵、苍梧治舟船,合兵二万下取南海。当时交趾刺史部刚移居南海番禺(今广州)。一场血战在高要峡附近展开。衡毅身先士卒,亲率水军横江截击,屡把步骖的舟师击败。眼看胜利在望,怎知钱博的兵马在岸上受阻,一时配合不上,耽误了战机,步骖乘机水陆进逼,将衡毅的战船困于激流中。衡毅几次奋力突围都没有成功,眼看战船一艘艘被击沉没,军士一个个葬身鱼腹,心如火焚。遂振臂一呼,督部驾船直闯敌阵,虽杀伤无数,但终无济于事。于此狂澜难挽之际,他对众将兵说大丈夫宁死不屈,便率先跃进滔滔的西江里。剩下的千余人,皆随衡毅赴水而死,无一降者。钱博见大势已去,收拾残军逃往高凉郡(今广东恩平),继续与步骖为敌。⑯

步骖击败衡毅后直下南海,土爨兄弟,相率供命,岭南七郡遂归属东吴。步骖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由是加拜平戎将军,封广信侯。⑰ 南海,虽是岭南一大都会,但城池年久不修,步骖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藪之殷阜,叹曰:“此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也。”乃探问昔日南越王赵佗旧城,依址大建城廓,把交州刺史部正式从广信移置南海,吴永安七年(264年)即分交州置广州。⑱

步骖虽据南海,而钱博的兵马却一直同他周旋了八年,到延康元年(220年)吕岱代步骖为交州刺史时才出降,但其部属有的继续反抗,并与当地俚族的斗争结合起来。黄龙三年(231年)吕岱调离交州时,薛综给孙权的疏书说:“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遁逃之藪。”⑲

衡毅，地方志中列入忠义传，但他与封建时代一般义士不同，而是历史上岭南地区民族大融合中地方豪酋势力的代表。自衡毅后直到隋朝，当中原地区处于大分裂大动乱时，岭南昔日西瓯骆越的裔民乘机崛起，史称俚乱。正如沈约《宋书》中说：“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多，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② 晋朝时，曾兴大兵征伐，取效甚微，南朝数代，统治者只得依靠地方豪酋势力，以维护岭南较稳定的局面。研究衡毅与南北朝时的俚帅，对探索壮族以前岭南的民族变迁是有帮助的。

①晋·酈道元《水经注》引《交广春秋》。

②宋·徐天麟《东汉会要》三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③《资治通鉴》五九卷，汉纪五一。

④《三国志》吴志·薛综传，五二卷。

⑤《晋书》地理志。

⑥《资治通鉴》六三卷，汉纪五五。

⑦《资治通鉴》六六卷，汉纪五八。

⑧《三国志》吴志·士燮传，四九卷。

⑨同④。

⑩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第160、161页。

⑪⑬⑭同①。

⑫宋·曹学佺《广西名胜志》。

⑬《广东通志》道光本引《太平寰宇记》。

⑭晋·酈道元《水经注》引《交广春秋》，《梧州府志》乾隆本。

⑮《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五二卷。

⑯《广东通志》道光本，姚文式传。

⑰同④。

⑱梁·沈约《宋书》蛮夷传。

姜 公 辅

李 体 团

姜公辅，字德文。唐钦州遵化（今灵山县属陆屋）人。祖父神翊为钦州参军，开始入遵化籍。父亲挺，以父任为盛唐令。母亲黄氏，灵山人。公辅应试进士及第，补校书郎。又由于对直言极谏策（回答皇帝书面提问的文章）特别被赏识，授予右拾遗，召为翰林院学士。任期届满，应当升迁了，公辅呈上奏章，陈说母亲年老，家道贫穷，须依靠俸禄供养，因为府掾俸禄较为优厚，请求兼任京兆户曹参军。德宗批准了他的请求。

公辅有高才卓识，每次进见，奏陈事理，详尽明析。胸怀坦率，敢于说话。德宗甚为器重。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朱滔响应田悦起兵造反之前，用蜡丸密封书信，派人从偏僻小路带给朱泚，邀他参与叛乱。途中被太原的马燧截获，报奏朝廷。朱泚还不知道这回事，德宗把他召回京城。公辅谏德宗说：“陛下如果不能坦率地对待朱泚，不如杀掉他，不要养虎来危害自己，否则就会后悔不及！”德宗没有接纳他的进谏。不久，朱滔从泽原开来的叛军进攻京城，德宗于仓皇中从苑北便门出走。公辅拦着马，叩头进谏说：“朱泚曾经统率过泽原的军队，得到士兵的拥护，不久前因为朱滔反叛，陛下夺了他的兵权，他抑郁恼怒不能自遣，现在请派人把他抓来一起带走，免得让叛军找到利用他。”德宗于急忙中说：“已经来不及了”。

出走路上，德宗想在凤翔驻下，依靠张镒。公辅说：

“张镒是不可信任的人，但只是一个文官，他率领的部队原来是朱泚的部下，属于渔阳突击骑兵，朱泚如果被拥立，这些部队将会有变乱，驻此地不是万全之计。”德宗也想起两年多以前道士桑道茂曾经对他说过：“不出三年，国家将有动乱。奉天有王气，应该加高城墙，建造宫室，以备将来皇帝去居住。”于是改变计划到奉天去。公辅跟随车驾前往。没有多久，凤翔果然发生兵变，张镒被杀。

德宗在奉天，有人报说朱泚反叛称帝，请加强守备力量。卢杞说：“朱泚忠贞正直，笃实可靠，怎么说他反叛来伤大臣的心呢！请让我以一家百口担保他。”不久，朱泚的诏书就传送到了。德宗意识到群臣中有不少的人曾因对朱泚存有幻想而劝过他奉迎车驾，现在朱泚反了，这些大臣难免不安。为生变，于是诏命各路兵马，距离城外三十里驻扎下来。公辅说：“帝皇不加强羽林军的警卫，就不符合以圣主为重的法则，现在禁卫军兵少力薄，却把人马驻扎城外，我替陛下感到危险。”德宗称“对”！于是诏命各路兵马都进城布防。朱泚的叛军果然开到，不出公辅所料。德宗认为公辅有进谏备御的功绩，擢升为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摄宰相职务）。

德宗由奉天西迁大梁，公辅随从。车驾至固城县，唐安公主死去。唐安公主是德宗的长女，昭德皇后所生，聪敏仁孝，德宗很钟爱她。本来已确定下嫁韦宥，由于乱事发生，赶着逃跑，来不及举行婚礼。现在死去，德宗非常悲痛，诏令用厚礼埋葬。公辅进谏说：“不久就会克复京城，那时公主必须迁葬回去。现在是途中办丧事，暂时应从俭薄，好省下钱来用于军士身上。”德宗发脾气，对翰林学士陆贄说：“唐安短命死去，我不想在这里建造茔墓，只打算造一座砖塔来安置，费用很小，宰相不应干预，不料公辅呈来奏章，

大为无理，他只不过想以指摘我的过失来为自己捞取声名罢了。我接连提拔他，寄以心腹，想不到他辜负我到这一步田地！”陆贄说：“公辅居于谏议的官职，又负有宰相的责任，劝善规过，议兴议革，本是他的分内事。本来设置宰相，安排在帝皇左右，朝夕进谏，用意在于杜渐防微。发现有微隐的事而提出意见，正是他尽责之处。陛下认为造塔的人力费用微小，不是宰相应管的事。其实不然，每件事情，只要问它对不对，那有问它的大或小的呢！如果造塔是对的，费用纵然庞大也该建造，如果造塔不对，费用纵然轻微，提出辅弼的谏议又有什么罪呢？”德宗说：“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认为公辅的才能和宰相的职位不相称，他自己也要求解职，我已经当面允许了。他的心里也已明白，不久就得解职了，所以就固执地提出反对造塔的议论，卖弄忠直以博取声名。这样居心的人，那里会有好的？我所以不满意的只是因为这个。”陆贄再三解说，德宗都没有平息怒气。随即诏令把姜公辅罢为太子左庶子。不久，因服母丧停了职。母丧服满，复职，迁右庶子。以后，长时间没有升迁。

到了陆贄当上宰相，公辅和陆贄在翰林院是同事，多次向他要求升迁，陆贄暗地里对他说：“丞相竇参曾经告诉我，他已经几次拟议提升你了，可是皇上总不答应，并且还骂你。”公辅听了害怕起来，上疏请求辞官去做道士。但很久没有得到答复。再过些时又在上朝时奏请，德宗问他为什么，公辅不敢泄漏陆贄的话，便以竇参的话回答。德宗发脾气，把公辅贬为泉州别驾。还派人带诏令去申责竇参。

顺宗即位后，起用姜公辅为吉州刺史，未及到任便死。

宪宗时，追赠为礼部尚书。

姜公辅死后葬于那里，说法不一。各地方志有说葬在他

的故乡灵山县，有说葬在泉州。据《泉州志》所载墓葬地址甚明，并有史迹可考。且从宋以后王十朋、吴玦等人诗文并《广輿记》文字记载看来，葬在泉州之说可信，灵山墓可能是衣冠冢。以其无关宏旨，在此就从略了。

本文全部事迹见《旧唐书》一三八卷，列传第八八，第3787至3790页；《新唐书》一五二卷，列传第七七，第4831至4833页；《钦县志》四卷，人物志，3至4页。

刘 蕡

刘 镜 如

过去，柳州西关外及东关柳侯祠之左，都有一座刘贤良祠，祠中奉祀着一位晚唐的直臣，因向文宗建言清除专权的宦官而被贬死于柳州的刘蕡。

自古向君主进谏的人，如果遇着致意于太平之主，那他们的话即使尖锐些也会得到采纳，就是不采纳也不至于获罪；如果遇着昏暴之主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宦官呢，那他们就要遭殃了。轻者被杖、被囚、被贬、被流放，重者身命不保。

更为冤枉的是：有的皇帝为了摸清臣下心里还藏着些什么，是否反对自己，于是下诏求直言。一些直而近乎迂的人，以为皇帝真的要集思广益、除弊兴邦了，便割切陈言，结果是自投罗网。直到贬逐荒远或身系囹圄甚至解往刑场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立言不得体，……不晓得是受骗上当。

三代以降，象这样“祸从口出”的人，实在为数不少。我们无须翻检那卷秩浩繁的二十四史，只消浏览一下《中国人名大词典》，就可以发现一大群：夏的龙逢，商的比干，周的杜伯，战国的屈原……。这些不惜以身殉义的丈夫，大都是身在其位，肩荷言责的人。而刘蕡则本非职官，并无净谏的责任，但是他却在宦官横恣，满朝臣工缄口结舌的时候，借着对策的机会，言人之所不敢言，以此被贬逐于柳州，歿于柳州。他的坟墓就在柳州鹅山之侧。他的遭遇不幸，但生前死后，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尊敬。

刘蕡原籍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县），别字去华。生卒年岁史传无载。壮岁客居汴梁（今河南开封），他认真研读过《春秋》，精通经史，是一位进士，但长期没有官职。

当时文宗在位。朝廷的情况是：宦官统握着军政大权，宰相百官，承仰宦官鼻息，皇帝也只是个傀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要追溯到德宗。德宗是一个猜忌刻薄、刚愎自用的皇帝，只能听谄谀的话，绝不许忠谏入耳。他憎恶耿直的大臣肖复、姜公辅，宠信奸佞的卢杞、赵赞，以致国事日非，兵乱迭起。泽源节度使姚令言兵犯京师，太尉朱泚造反称帝，唐皇朝危如累卵。“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①

接着的顺宗，虽然好学尊师，但在为太子时就中风瘫痪，连话也说不出，继位只有半年，就传位于宪宗了。

宪宗即位之初，发奋图强，能用忠谋，不惑物议，制强藩，平僭叛，威令复振。但他在胜利进程中，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便又蹈了德宗的覆辙。谄谀的话愈肉麻，听了愈高兴。用人不再是选贤任能，而是喜欢谁就提拔谁。他骄纵奢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管租赋）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二人投其所好，多次进奉大笔款项供他挥霍，获得了他的欢心，二人同时被提升为宰相；他迷信长生不死的邪说，皇甫镈和左金吾将军李道古就把术士柳泌（原名杨仁昼）及自称活了一百五十岁的僧人大通推荐给他，二人并称有长生之术，因而都做了翰林待诏。虢（指今陕西宝鸡）人田元佐自称有秘方，能化瓦砾为黄金，他也相信，下诏书让这骗子做了虢令。他吃了柳泌给的不死药，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起居舍人裴潏劝他不要吃这种药了，如果一定要吃，就请让献药的人自己先吃一年看看。他大怒，贬裴潏为江陵令。后来药物中毒愈深，脾气愈坏，动辄拷打杀戮左右，弄得人人自

危，宦官王守澄、陈弘志怕自己被祸，就先下了手，用毒药把他毒死了。

接着上来的穆宗，也只在王守澄等人的控制下过日子，也吃不死药，在三十岁时死于慢性中毒。

接着的敬宗，是一无知爱玩、任性恣肆的恶少年。他狎昵宦官而又喜怒无常，对左右动辄捶挞，在十八岁时被宦官苏左明、刘克明等杀了。

王守澄（时为右枢密使）、杨承和（左枢密使）等发卫兵迎敬宗弟江王李昂（原名李涵）入宫，杀了刘克明一伙，连刘克明等企图拥立做皇帝的绛王李悟，也一并杀掉，扶江王做了皇帝，是为文宗。而军政大权则全操在王守澄等宦官手里了。

文宗在即位之先，已深知宦官的专横，到做了皇帝，很想摆脱宦官的控制而有所作为。他首先在自己令所能行的范围做了一些改革，太和（文宗年号）二年三月，他亲自监临“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获推举对策的进士有百多人，刘蕡也在其中。

文宗要求进士们回答的问题，最主要的有下面几条：

- 一、怎么办才可以革除过去的弊端？
- 二、怎么办才能使百姓都得到好处，使社会繁荣起来？
- 三、怎么办才可以使国家达到已往的盛世规模？
- 四、怎么办才可以使得举国（君臣官民之间）和乐？

谁都晓得对这些问题不管作出怎样的答案，首先的一条必须是去除那些握兵的“横制海内”，“凶丑朋党，外胁群臣，内制侮天子”的宦官。②但是谁敢虎口拔牙呢？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候，刘蕡挺身而出。他冒死写下一篇令人咋舌的丑千余言的策论，笔锋直指宦官。

他先在开头无畏地声明：“我有辅助治理国家、致君子

尧舜的办法，但无官职不得实行；我敢于犯颜进谏，但没有门路可以通达陛下。我常企图与‘庶人议于道、商贾谤于市，’使之传到陛下耳边，让陛下知其所以。真能这样，就是把我按妖言来治罪，我也决不后悔。……现在既蒙陛下询问，我怎能不悉心回答呢。至于陛下顾忌些什么，世下禁忌些什么，当权者不许说与及憎恶些什么，怎样可以受奖，怎样会被处罚，我很愚蠢，一概不知道！”

接着就是策论的本文了。他按照文宗的提问逐项逐条议论回答。

他向文宗摆出危机：“陛下首先应该担心的是：祸事快要从宫里发生，朝廷即将危殆，国中将要大乱，国家将要覆灭。”

他对文宗指出要改弦易辙，应该亲正人，远宦官：“陛下如果要消除篡位弑君的苗头，就必须居正位而近正人。疏远那些阉残的人（指宦官），亲近那骨鲠的直臣，使得宰相能够充分行使他们的职权，詹事、左右春坊等官能切实执行任务。陛下怎么能够听凭五六个佞幸的人（指王守澄等）把持国家大政呢！他们外则假借陛下的命令，内则盗弄陛下的权柄，威胁朝廷，势倾海内，群臣不敢指摘他们的行径，陛下也不在他们的眼里。象这样祸患在宫中酝酿，奸宄在宫中滋长，我恐怕象曹节、侯览那样专权致乱的宦官，将会在今天再次出现！”

他揭出皇帝身受宦官的祸害：“忠贤之臣得不到信任，宦官却有废立皇帝的权力，害得先君不得正其终（敬宗为宦官所杀），使陛下不得正其始（文宗继位，按《春秋》的微言大义，前一个国君不得善终，后一个国君就不能算是正常的继位）。”

他指出皇帝荏弱所招致的恶果：“由于皇帝的大权旁

落，藩臣专横跋扈，说不定还会有人借安君为名来称兵作乱，借逐恶为名来兴师造反，造成刑政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诸侯的局面（这种情况先朝已发生过了）。”

他劝文宗向老臣求教及抑制宦官：“陛下何不于听朝之外，经常在便殿召见贤相老臣们，向他们询求妨止、应付变乱，挽救倾危的办法？对于宦官，必须堵塞他们为非作歹的门路，并且摒弃这些狎褻的幸臣，让他们死了那条侵陵皇帝迫胁朝臣的心，依旧干那杂役的工作。应该防备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注意那些令人担心的事态。陛下过去既然没有把事情办好，那么今后就应该把它办好；陛下既然不得正其始，也应该正其终；能够这样，陛下就可以遵循先朝规范，继承祖宗的基业了。”

他摆出秦、汉宦官专权、杀害皇帝的起因，并以敬宗被杀事件告诫文宗：“过去秦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强暴，汉朝的灭亡则由于微弱。强暴威胁了贼臣（指宦官赵高），他因而先对皇帝下毒手；微弱无能则让奸臣（外戚、宦官，此处专指宦官）攫取了大权，挟持着皇帝。敬宗没有警惕亡秦之祸，对怙恶的宦官没有采取措施（终于被杀），我希望陛下深切地把汉的灭亡做鉴戒，杜渐防微，那么便可以再现祖宗的盛世和追躋三皇五帝的轨迹。”

他以汉元帝因不能任贤以致衰微为例，讽喻文宗汲取教训：“我听说汉文帝初即位的时候，作了七十多项的改革，决心很大，说的也很冠冕堂皇，但是朝政却一天天地坏下去，弄得国家一天比一天衰弱；奸宄一天天地坐大，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元帝不能选择贤明的人来任用，自己又不能掌握大局的缘故。”

他提出要把政、军大权移交将相：“陛下如果真能把行政权力交给宰相，把军权交给将军，那么理想就无一不能实

现，事情也无一不能办好了。”

他指出宦官是执法的障碍：“法令应该划一，官名应该正规。现在却把官员分为‘外官’‘中官’，设立了‘南司’‘北司’，（其时把到宫中南衙朝会的百官称为外官，其地叫南司；宦官集中于玄武门内，握兵权，称为中官，其地叫北司。）在南司犯了法的人，就逃到北司去；外官要执法惩处罪犯，中官却破坏法纪去进行包庇。由于法出多门，弄得人们不知所措。”

他揭出宦官专权的现状，痛陈宦官的罪恶：“现在兵部的官员，对军队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按例上朝；那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统军们，不管带兵，只是保持着勋阶，空在其位。象观军容使（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这样的要职竟让宦官来当，监军使也全由宦官来担任。这些人只要一戴上头盔，就把文臣视为仇敌，把农民视为草芥。他们并无本领去剪除凶逆，倒会使用诈伪来作威作福；其勇气不足以保卫国家，其暴虐却足以侵害地方。他们束缚藩臣，欺压宰相，破坏王法，扰乱朝纲。他们仗着膨胀了的权力，向上来压制皇帝；他们假借皇帝的命令，向下来驱使百官。这些人只有阴险谋乱的野心，毫无伏节死难的影子。先王的经文纬武，难道是这样的么！”

最后，他表明态度，虽死不惜：“我并非不知道这些话一说出来，就会立刻招来灾祸，我相机进言的计划一旦实现，便要搭上性命。但我痛心国家的危殆，痛心群众的苦难，怎么能对时下最忌讳的症结隐忍不说，以博取陛下授官的荣耀呢！”

他在论述过程中，处处引《春秋》为据，虽然所引和所论关系其实不大，但他却结合得很巧妙。由于《春秋》乃“圣人”所立言，是谁也不能反驳的，这样就可以有力地支